李察 | 文

碎纸团

Shredded Paper Ball

展览现场图，2015，Bank 画廊 | 图片提供

郑皓中，《寒冷》，布面油画，270cm×180cm，2015，Bank 画廊 | 图片提供

我不愿意陈述生活，我也不愿意叙述关于我的现状，我甚至都想拒绝这篇类似小说的文本。

可我还是要面对你们——读者。

写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就像人与影子的关系，人可不可以摆脱影子呢？可以，关上灯。写作者唯一摆脱读者的方法就是停止写作。

我摆脱阅读维持了一年零三个月，摆脱写作已经将近两年，这段日子我过的不错，没有阅读，我的时间被更多的事情占据，我锻炼身体，喝酒吃肉，拥抱陌生的女人。

如果这一天是美好的一天，对我来说这一天必须得喝上一杯咖啡，上午的九点三十分，或者十点，喝上一杯热的咖啡，不要加糖，不要加奶，新鲜的豆子，干净的水，足够了。要满足这些的前提是远离家人，远离现实。我想我说的有点多了。

我是不是该走出房间呢，走出房间，走下楼梯？还是打开门就是嘈杂的街道，一张张陌生的脸和一具具行动的肉体。打开门，就是街道，我选择街道，这很有必要，这样可以让我继续维持一个故事的线索，读者们？我是不是有些不尊重你？我！这个“我”是不是关于强大？我想摆脱你们，就像我想摆脱现实，但是这不可能。

我应该抽一支烟，虽然风很大，但是在小说里，再大的风我也能够把这根烟点着，第一口烟是不能吸得，第二口可以轻轻地吸一下，好了，这令我厌恶，我不需要叙述这一根香烟燃烧的过程。

我低下了头！

只有百无聊赖的人才会低头看着地面，大多数时候我们在行走的路上看着地面能看到什么呢？碎纸，钱，传单，丢弃的烟头。今天，我出门，被巨大的风吹得支离破碎，我的帽子足足有三次被风吹跑，这样的天气能让人想到什么，只有糟糕。可是，假如对面走过来一个美丽的女人，我就会舒服一些，看到这些散发着香味儿的美人儿，她们跳动着，转着圈，或者板着脸仿佛刚刚丢了工作，像是少了一个情人，或者多了一笔债。好了，这并不是我想说的，我想说的是，我在这糟糕的风里捡到一张纸，纸上面写着字，也许写这些字的人想把这纸撕碎，但是当他拿出来的时候被风吹飞了，现在吹到了我的大衣里，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字——

“画自画像需要镜子，总不能对着水面画啊，起了风，形象就散落在水里，人都是自恋的吧，好看的人愿意照镜子，不好看的人也会照镜子，也会在镜子中找到快感。

去年我买了一块两米乘一米五的大镜子，我要画四张大的自画像，这四张自画像有在室内的，有的在室外。

起先到室外需要两个人抬着镜子，我和 C 一起把镜子抬到树林，再把镜子依靠在树上，我便开始画了，画得很畅快，通过镜子看到了自己在树林里的样子，我被镜子限制在一米五乘以两米的范围，我对这个范围开始描绘，周围是虫鸣，M 和 C 一起陪着我，确切说 M 在负责录影，C 躲避着影像（他不愿意被拍摄），我在任性地，惬意地画着，嘴里哼着曲子，或者说几句玩笑话把他们俩弄得前仰后合，室外我们在森林画过，也在我的院子里画过，一次次的搬动并没有造成镜子的破碎。

时间很快从夏天到了冬季，人心破碎了，镜子也要破碎的吧，C 走了，M 也该回家结束漫游者的身份，最后一张自画像是上一张自画像结束后的开始，我从室内将镜子搬出来，我还是善于做这样的事情，我有力气，也比较聪明，之前很多次我将这镜子在地面转起来，这样我就可以挪动这面笨重的镜子。我记得那天风很大，天气很凉，我需要经过一道有台阶的门，门被风吹得前仰后合，只有我一个人，我将摄像器放置到三脚架上自拍，我感到烦躁，我有些恼怒，我用力将镜子旋转，我感到镜子的一角承受不住我的力，镜子碎了。

在大风里，我把破碎的镜子一点点捡起来，有一片大的碎片我画了最后一幅自画像，剩下的碎片搁置在户外的桌子上。

我经常看到这些碎片，有一次还被碎片割伤，至今手掌上还有一个疤痕。

我和 M 和 C 就像这碎了的镜子，也许都能看到、听说对方吧，但是镜子已经碎了。

我们这里的冬天会下雪，赶上暖冬，最冷也就零下六七度，如果在冬至的那天晴空万里，这一年就格外冷得厉害。冬天对于树是一种摧残，天渐渐冷，叶子渐渐掉，冷到极致，树仿佛是死了，其实呢，一开春，人们就会看到仿佛干枯的树枝上冒出零星的绿芽。这让我觉得，只要是树，就应该顶得住寒风，顶着住暴雪，就不应该怕冷，可偏偏有些树不是这样，尤其是桂花树，我们这边一到十一月份，就得给桂花树搭上一个架子，在架子上面蒙上黑心棉或者塑料薄膜，我很看不惯这样，因为我觉得这让树很没有尊严，我始终认为桂花树不被人料理，也死不了，顶多是开不出花，人们养这棵树就是为了闻那七八天的香味儿，为了这七八天的香味儿，人们就得把这棵树蒙上被子。

C 的背影是一根立着的圆柱体，阳光照射下来，影子倾斜起来像一只飞翔的鸟儿。他的眼睛很深，在傍晚的时候，会和阳光为伍，可是 C 不屑于阳光，所以他的眼睛形成了两个洞口，直直的通向饱满的额头，许多时候他都是站着的，笔直再笔直，如果人分透明和浑浊两种，C 一定是透明的，关于 C 的一切都是透明的，连同整个房间、墙壁、地砖，即便是他接触过的空气都成为一缕缕的透明液体。当 C 骑上自行车，你会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平缓。我始终认为经由我塑造的 C 并不是一个真实的 C，而真实的 C 也许连他自己也并不清楚。”

郑皓中，《三联》，布面油画、铅笔，2015，Bank 画廊｜图片提供

我靠在路边，窝着身子读完了这一张纸，我猜，这是个画家。

但他写的真糟糕，因为我，就是阅读这张被风吹来的纸片的人，是一个作家，我是一个作家，我是一个没有出版过任何小说的作家。

随手我将这团纸揉成团丢到路边，当我继续行走的一秒前，我想我该实现这个画家的愿望，碎掉这一张无聊的纸片，我停顿了一下，风也停了，俯身捡起纸团，随手撕碎，揣入兜里。

走着，走到一栋楼里，走上楼梯，走入展厅，看到空荡荡的走廊与墙面，声音被墙壁撞回。

写到这里，我应该看到一个画展，一个画家的个人展览，一个门口立着一把白色椅子的展览，我记得在哪儿见过一把白色的塑料椅子，这把椅子缺了一条腿，剩下的三条腿布满狗的咬痕。这里没有画，只有白色的墙面和空荡荡的一切。

我随手扔出兜里的碎纸团，啐了口水。

转过身，离开这里。